

釋 倉 楚

余 嘉 錫

「倉」「楚」之名，大要起於魏晉之間，蓋南朝士大夫鄙江淮以北之人，而爲之目者也。

說文無「倉」字。玉篇人部：「「倉」，士衡切。」晉陽秋云，「吳人謂中國人爲倉」。」廣韻下平十二庚：「「倉」，楚人別種也，助庚切。」集韻十二庚：「「倉」，鋤庚切。吳人罵楚人曰「倉」。」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十五引晉陽秋曰：「吳人謂中國人爲「倉」人，又總謂江淮間雜楚爲「倉」人。」

嘉錫案：晉陽秋所謂「中國人」，指長江以北言之，猶之中原人耳。世說雅量篇注引作「吳人以中州人爲倉」，此必劉孝標所改。以其時中原爲拓跋氏所據，故不欲以中國稱之也。

晉陽秋之文，以慧琳所引爲最詳，知楚人亦可名倉，不獨指中原人矣，然不言所以名「倉」之義。考漢書賈誼傳：「國制搶攘」，注引晉灼曰：「「搶」音「倉」，吳人罵楚人曰「倉」，「倉」，攘亂貌也。」然則「倉」與「搶」音義並同。類篇卷八人部云：「「倉」，千剛切。「倉」，囊亂貌，又鋤庚切。吳人罵楚人曰「倉」。」「倉囊」即「倉攘」一聲之轉，義並本之晉灼，而分爲二音，非也。

余謂「倉」字蓋有六義。「倉攘」本釋亂貌，故凡目鄙野不文之人皆曰「倉」，原無地域之分。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引笑林曰，「倉人欲相共弔喪，各不知儀。一人言粗習，謂同伴曰，「汝隨我舉止」」云云。此但極言鄉愚之粗俗，不必其楚人中國人也。今人謂事之可鄙笑者曰「寒倉」，蓋猶六朝之遺語。「寒」者寒族，「倉」者倉父也，一也。

中國爲聲名文物之邦，彬彬大雅，本不當有「荒倉」之稱。但自三國鼎峙，南北相輕。吳人負其山川之美，物產之豐，起居被服，自命風流，尤以陸氏爲之眉

目。及歸命銜璧，機雲入洛，厭北人之厚重少文，嗜羊麥而噉酥酪，不如南方之專羹魚膾，輒目之爲偽父。藝文類聚卷七十二引笑林曰：『吳人至京師，爲設食者有酪蘇，未知是何物也，強而食之，歸吐，遂至困頓。謂其子曰，「與偽人同死，亦無所恨，然汝故宜慎之。」』笑林，隋唐志皆題『邯鄲淳撰』，淳在漢末事曹操，魏黃初中，官至給事中（見魏志王粲傳注），未嘗入吳，而類聚卷八十五引有張溫使蜀與沈峻相別事，似非淳所能知。宋釋贊寧以爲陸雲所著，（贊寧續譜卷下云，『陸雲，字士龍，爲性喜笑，著笑林論。）其說當有所本。（宋人五色線卷下亦引作陸雲笑林。）士龍嘗著異林，故此書名笑林，類聚所引吳人條蓋記於入洛之後。觀其所言，知吳人之厭惡北俗深矣！世說排調篇云，『陸太尉詣王丞相，王公食以酪，陸還遂病，明日與王牋云，「昨食酪小過，通夜委頓，民雖吳人，幾爲偽鬼！」』（亦見晉書陸玩傳。）其事竟與笑林所載不謀而合。玩於王導之前，直言『幾爲偽鬼』，其輕侮北人，無分貴賤，蓋陸氏之家風然也。晉書左思傳曰：『陸機入洛，與弟雲書曰，「此間有偽父，欲作三都賦，須其成當以覆酒麌耳！」』此時士衡尚未見太沖之文，度其必非通才，遂以偽父目之，其於尋常北人，蓋可知矣。此晉陽秋所謂『吳人謂中國人爲偽』也，二也。

西晉之末，中原雲擾，五馬南浮，元帝立國建康，北方士大夫，紛紛過江，吳人猶呼爲偽父，如今蜀人之輕下江人耳。如褚裒本河南陽翟人，其祖碧始徙丹徒，（見唐書宰相世系表。）裒少有盛名。世說雅量篇稱其『名字已顯，而位微，人未多識。嘗投錢塘亭住。縣令吳興沈充以問亭吏。吏云，「昨有一偽父來寄亭中，令有酒色，遙問偽夫欲食麌否？」』此必裒之風度，望而知爲北人，故亭吏直呼爲偽父，沈充已醉，亦不辨爲何等人，遂以食麌調之。可見東晉初年，吳人猶歧視北人矣。然中原舊族，居吳既久，習其土風，輒效吳人口吻，自後來南渡者爲『偽』，忘其己亦偽人也。史冊所記，數見不鮮。宋書杜驥傳載驥兄坦對太祖（文帝）曰：『臣本中華高族，（坦，杜預玄孫。）亡曾祖晉氏喪亂，播遷涼土，直以南渡不早，（坦於晉末始隨劉豫南還。）便以荒偽隔，』其明證也。晉書楊佺期，太尉震之後，本傳言其自云，『門戶承籍，江表莫比，時人以其晚過江，婚宦失類，每排抑之。』婚宦失類者，蓋其祖父久居北土，不免與寒門胡族通婚，又臣事僞國，淪入

雜流也。杜曠先世，殆亦如此，宜其被人視為荒倈矣。楊杜諸氏，與王謝高門，同是北人僑居南土，而以過江之先後，遂有清濁之分，此與吳人概稱中國人為倈者，其義又別，三也。

孫權初都武昌，旋遷建業，所謂『龍蟠虎踞帝王之宅也』。其風土之美，人物之秀，財富之豐，皆遠勝武昌。吳志陸凱傳曰：『皓時徙都武昌，揚土百姓，汎流供給，以為患苦。凱上疏曰：『武昌土地，實危險而靖確，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，船泊則沈漂，陵居則峻危。且童謠言，「寧飲建業水，不食武昌魚，寧還建業死，不止武昌居。」童謠之言，生於天心，乃以安居而比死，足明天意，知民所苦也。』』傳雖不言皓之從否，然甘露元年十一月甫至武昌，明年（寶鼎元年）十二月即還都建業，是已納其言矣。吳楚之輕重不同如此，故吳人以上國自居，鄙楚人為荒陋，亦被以此目。沿及晉代，相承未改。晉灼著書於典午中朝，（見漢書序例。）而云『吳人罵楚人為倈』，是未渡江以前語也。四也。

揚徐之地，江淮之間，本屬楚境。永嘉喪亂，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，相率過淮，亦有過江者，於是僑立郡縣以司牧之。（見宋書州郡志）其地多中原村鄙之民，與楚人雜處，謂之『雜楚』。吳人薄之，亦呼『倈楚』，別目九江豫章諸楚人為僕，（見世說容止篇及南史胡諾之傳。）而於荊州之楚，以其與揚州唇齒，為上游重鎮，獨不受輕視，無所指目，非復如東渡以前，統罵楚人為倈矣。晉陽秋云：『吳人總謂江淮間雜楚為倈』，梁書鍾嶸傳云：『僑雜倈楚，應在綏附，』皆其義也。五也。

『倈』之為名，本吳人罵中國人及楚人之詞。然南北既分，北人不肯自承為倈也，而以吳人之所謂『倈楚』皆在江南，於是效吳兒之語，統指南朝為『倈楚』，并吳人而亦罵之。北史王昕傳：『文宣下詔曰，「元景（昕字）本自庸才，素無勳行，為賞賓郎之味，好詠輕薄之篇，自謂模擬倈楚，曲盡風制。」』夫以賓郎消食，及詠齊梁體詩，皆吳下風氣，而橫被高洋罵為倈楚，南人同類相輕，致為點虧所笑，亦吳兒輕薄之報也。六也。

由此觀之，倈之為言，特罵人之詞，本無定地，但於其所鄙薄者，則以此加之。今人但知吳人謂北人為倈，不知更屬僑雜之人為倈，尤不知胡人亦謂吳人為倈

也。要之，吳人之語，乃亂世之徵，絕非南渡以後之所宜出。使果欲發憤圖強，則地利不如人和，固當合四海爲一家，戮力同心以禦外侮，惡有一國之中，互相歧視，出以謾罵者乎。覽南北之史，於『倉』之一字，有以知國人當危急存亡之秋，猶不能無畛域之見，宜其分崩離析，治日少而亂日多也。悲夫！

章炳麟新方言卷二云：『尊方言「壯」「將」皆訓「大」。「將」「倉」聲通，如「鸞聲將將」「烏獸蹠蹠」，是倀人猶言壯夫耳。昔陸機謂左思爲倀父，蓋謂其粗勇也。今自鎮江以下至於海濱無賴相呼曰老倀。』按章氏以倀爲壯夫，與六朝人語氣未能盡合，且其說頗近迂曲，非確詁也。

六朝人於『倀』『楚』二字，每喜聯用，已具見於前，其或單舉一字，則其義不同，倀以指其形容動作，楚則指其語言也。

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九方音條引宋書：『高祖雖累葉江南，楚言未變，雅道風流，無聞焉爾。』又『長沙王道憐，素無才能，言音甚楚，舉止施爲，多諸鄙拙。』世說：『王大將軍年少時，舊有田舍名，語音亦楚。』又引梁書儒林傳：『陸倕言孫詳蔣顯曾習周官，而音革楚夏，學徒不至。』（見沈峻傳。）文心雕龍云：『張華論韻，謂士衡多楚，可謂衡靈均之聲餘，失黃鍾之正響也。』（案雕龍聲律篇云：『詩人綜韻，率多清切，楚辭辭楚，故訛韻實繁，及張華論韻』云云。）

嘉錫案：此數書所稱之楚，雖名稱無異，而區域不同，則其語音亦當有別，未可一概而論也。宋高祖兄弟先世爲彭城桺里人，自其曾祖混始過江，居晉陵郡丹徒縣。彭城於春秋屬宋，戰國時屬楚。自項羽爲西楚霸王，以及前漢之楚元王交楚孝王囂，後漢之楚王英，並都彭城。宋書所謂『楚言』者，指彭城郡言之也。其地爲今江蘇銅山縣，以其越在江北，密邇胡虜，僑人雜處，號爲倀楚，故南朝人鄙夷之如此。王敦爲琅琊臨沂人，其地屬魯，當作齊魯閒語；陸機吳人，當操吳語，並不得忽用楚音。然戰國魯爲楚所滅，吳先滅於越，而越并於楚，故諸國之地，皆得蒙楚稱。史記貨殖傳云：『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，此西楚也。彭城以東，東海吳廣陵，此東楚也。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，是南楚也。』臨沂於漢屬東海郡，吳縣屬吳郡，並是東楚。世說謂『王敦語音亦楚』，張華論韻，謂『士衡多楚者』，指戰

國時楚地言之也，其爲楚雖同，而實非一地。琅琊之方音不與吳同，則其語言聲韻必不同，此乃西晉全盛之時，洛下士大夫，鄙視外郡，故用秦漢舊名，概被以楚稱。至於陸倕所謂音革楚夏，則又別是一義，梁書儒林盧廣傳云：『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，並聚徒講說，而音辭鄙拙；惟廣言論清雅，不類北人』云云。陸倕者，吳中舊族，（本傳云：『晉太尉玩六世孫』。）世事南朝，故以江左爲華夏，而又區別三吳以外，目之爲楚，此乃吳人鄉曲之見，猶之目中國人爲僥耳。孫詳蔣顯來自北朝，並是僥父，倕謂其『音革楚夏』者，言北方之音，非楚非夏，人所不解也。任昉作王儉集序云：『以本官領丹陽尹，公不謀聲訓，而楚夏移情，』意與倕同；言舟陽居民，雜有楚夏之人，而皆能服儉之教化也。李善引史記貨殖傳『潁川南陽夏人之居』爲注，則與丹陽奚與焉。六朝人之所謂楚，因時因地，互有不同，而其立言之意，亦區以別矣。顏氏家訓音辭篇云：『古今言語時俗不同，著述之人，楚夏各異。』此以南爲楚，北爲夏與陸倕之語又異。蓋之推身處周隋之間，其立言不得不如此爾。

家訓之論音辭也，其言又曰：『共以帝王都邑，參校方俗，考覈古今，爲之折衷。榷而量之，獨金陵與洛下耳。』此可爲夏字注脚。由是觀之，自西晉以前之語言，必以洛陽爲準，南渡以後，更以建康爲歸。但中原士大夫，居吳已久，既未忘其土風，亦漸效爲吳語，如謝安之爲洛下書生詠，王導之以吳語爲劉惔所笑（均見世說）是也。於是建武以後之建康，自成一種南北相參之音調，如後世之所謂官話然者。士人如不解此，則無以應對周旋。劉裕兄弟，身爲將相，而未改其方音，故謂之『雅道無聞』。大抵晉宋以後，凡南人而不能操建康語者，則皆目之爲楚云。

六朝南人，除僥楚之外，又有『楚子』之稱。宋書黃回傳云：『回拳捷果勁，勇力兼人，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，屢爲劫盜。』殷琰傳亦云：『回（即黃回）所領並淮南楚子，天下精兵。』梁書陳伯之傳云：『幼有臂力，年十三四，伺鄰里稻熟，輒偷刈之。嘗爲田主所見，呵之云：「楚子莫動！」伯之因杖刀而進，將刺之，曰：「楚子定何如！」田主皆反走。』夫以南朝版圖，較其廣袤，所及除梁益以外，不出三楚之境，然則舉朝皆楚也。此所謂楚子者，何等人耶？陳伯之爲濟陰睢陵人（屬徐州），其鄰里田主，亦必濟陰人，何爲獨以楚子呼伯之耶？推尋事

理，蓋南朝以三吳爲京畿，故自春秋時故吳地以外，皆謂之楚。及其用以稱人，則又有貴賤之分。凡士大夫之有田舍氣者，但笑其語音之楚而已。至於閭里小人，田夫牧豎，少年輕剽勇悍者，皆謂之楚子，乃甚賤之詞。其富貴之家，衣冠之倫，率雍容華貴，自命風流，雖楚而不自以爲楚也。自吳人觀之，雖同是楚人，亦不以楚子呼之矣。

總之，無論爲僑爲楚爲楚子、或混而稱之爲『僑楚』，爲『雜楚』，要不外內外之分，門戶之見而已。故凡三吳之人及中原高族之從龍過江者，皆不蒙此稱。此固分裂之朝，文人士夫之惡習，鋼結而不可破者。然自古及今，時無論治亂，畛域之紛歧，統不能盡免。果欲一道德而同風俗，以臻於郅治，則於此等語言文字，不可以爲鄙物細故，而不加之意也。